

忆在“永安”看电影

由海伦西路转弯到四川北路上，有家永安电影院。此影院建于抗战前，抗战中遭炸毁，1947年重建。“文革”中一度易名为鲁迅电影院。

读中小学时，家住海伦路，离“永安”不远，似乎与这家电影院有缘，经常去那里看电影，留在记忆中的往事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，恍若昨日。

读小学时，《铁道游击队》成为当年最为热门的电影。学校组织我们去“永安”观看了。影片中刘洪大队长飞身上火车，扒开装满军火的车门，搞到一批枪支弹药，又带领队员打票车、炸火车、歼日寇等，演绎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斗篇章，打得鬼子魂飞胆丧，太精彩了！然而看了这部片子后，麻烦也来了。那时班级里在课外分成若干学习小组，放在几个同学家，同学们三五成群一起做作业复习，我家是学习小组的其中一个点。我家在楼上，有前后二个房间，二房间之间有高低差，以小木梯连接，房门是木板移动门。几个同学作业做好后，就“演”起了铁道游击队的戏来。一个同学把小木梯移开，跳到上方房门口边，学着刘洪打开“货车”门，扔下“枪支弹药”，跃上跳下，嬉笑打闹，不料打碎了热水瓶，地上除了水，还有玩具手枪、机关枪、小纸箱之类。母亲回来看到家里弄得“一天世界”，又好气又好笑。班主任陈老师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，将我们的学习小组撤销了。

过春节前必要理发，干干净净过大年。但

我这个读初中的大男孩就是极不情愿让女理发师理发，几次都溜回家。母亲同那家店的女理发师很熟，硬拉着我回到理发店，邀那女理发师理发。大年初一，姐姐说要带我去“永安”看电影。晚饭后，到了电影院，见门前海报上是《女理发师》。电影开映了，我被片中王丹凤、韩非、顾也鲁等演员夸张、幽默的表演逗得乐不可支。影片歌颂了女理发师热情周到服务的品德，批判了理发师的丈夫歧视服务性行业和男男子主义思想。当片中男主角贾主任（韩非扮演），得知戴口罩的女理发师（王丹凤饰）竟是其妻时，瞠目结舌，当众大出洋相，人们哄堂大笑。此时姐姐又微笑着看我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才明白姐姐为何要安排我看这部影片。看了如《女理发师》这样的喜剧片，使我渐渐喜欢上了喜剧影片。那年在“永安”还看了《满意不满意》，片中一位胖子男顾客，指着大排骨面，说着一口苏北话“我长这么大，今天才晓得，排骨就是肉！”嘲讽服务员将红烧肉误送上排骨面，还说“排骨也是肉。”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捧腹一幕。

六十年代有许多译制片上映，而我国产片看多了，又对译制片产生了兴趣，那年我同兄弟放学后，用买早点积下的零钱买票，进“永安”看了部英国片《百万英镑》，片中主角用一张大面额“百万英镑”购买物品，导致人家找不出零头，他一路免费吃穿用住，成了幸运儿和富翁，颇有讽刺意味。“文革”后，又在“永安”看了《巴黎圣母院》《望乡》《追捕》《叶

卢俊的书艺

■耿忠平

海上书法家卢俊，自6岁起在父亲的指点下执笔临池，对于笔墨的兴趣，由此一发而不可收。50余年来，无论是读书、当兵，还是工作，无论身份、职业如何转换，书法始终伴随着左右，是他人生的精神支柱，是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。

“诚则明，变则通”是卢俊恪守的座右铭，他坦言：“做一个书法家的首要条件，必须要以虔诚平和的心态去向古人先贤学习，向老师同道请益，加上个人的潜心努力，锲而不舍，才能掌握娴熟而完备的笔墨技法，才能确立个人的艺术追求。”的确，从卢俊近年来先后出版的《卢俊书法作品选》《翰墨飘香——卢俊书领袖诗词作品专辑》等作品选集中不难看出，他把行、草、隶、楷作为书艺的主攻方向。他的楷书取法于唐的端庄大气、晋的萧朗飘逸，中锋行笔，体势宽博，灵动跌宕；隶书则得益于《张迁》《乙瑛》《衡方》的神韵，以及简牍和清人金冬心、伊秉绶的笔趣，于古趣中出新意；而行、草书则醉心于二王、张旭、米芾等诸家，笔意厚重果断，体势流畅，劲挺俊秀，意气风发。那线条所表现出“浓、淡、枯、涩”丰富的笔趣，充满着奔放的激情，不板不滞，

营造出空灵飘逸的动感之境。尤其是他的巨幅行草或榜书大字，笔墨墨厚，气势恢宏，力能扛鼎，神采飞动。畅快的笔致为激越的精神所驾驭，折射出大我的宽阔胸襟，给观者以自由畅快的欣赏体验。

卢俊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书法家，在他看来，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笔墨技法，只是走向成功的基础，惟有求变通、求独立，写出自己的真性情，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书法家。数十年来，他笃守书斋，于寂寞中勤于书法探索和实践，他强调“以帖的飘逸洒脱为体，以碑的质朴雄阔为骨”创作理念，力求在碑或帖中，结合某种笔意，随心挥运，自然天成，寻求一种新的精神突破。因此，他的作品或雄壮奔放，或清秀雅致，简练概括的笔墨线条，丰富多变的表现力，使画面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节奏感，这是生命活力的绽放，是才华心绪的流露，是与观者的情感互动交流。

如今，卢俊的书法已显现出鲜明的个性风采，颇得圈内圈外的赞誉。面对赞誉，他常以“艺无止境”来鞭策自己，这正是他的智慧所在，书艺进步的动力。为他深深地点个赞。



诗两首

梅 森

南海阅兵赞

南海春潮涌，
深蓝国点兵。
如虹豪气壮，
万顷碧波惊。
铁翅腾空起，
坚砺新浪迎。
中华开盛世，
从此踏征程。

武陵义渡赞

家门五代敦，
报得百年恩。
金诺千钧重，
仁心万古存。
长篙撑两岸，
小调唱三村。
遍野春风暖，
桃红溢满尊。



篆刻 张遵骏

潮爆眼球的“鸡冠头”

■张林凤

邻居爷叔，年过半百，已生“华发”，坐上公交车和地铁有人让座。不甘如此垂垂老矣，遂将两旁的白发剃光，保留成鸡冠状“孤岛”，见有女儿用多余的酒红色染发剂，也拿来涂上。数次洗发后，色泽渐退，成红灰白渐变色“鸡冠头”，乍一看颇有点“艺术感”，好似四十出头的年岁，走上街头常有人赞：“爷叔，依的发型老时髦的！”

邻居爷叔的鸡冠头，激发了我的好奇心，街上逛逛看看，应了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”，看那“鸡冠头”还真不少呢。这不，菜市场一位男清洁工，笃悠悠扫地，不时地捋下他的鸡冠头，但见鸡冠头下端还搞成了八字胡状，似乎刻意让顾客注视他的头忽视他的扫帚；广场舞大妈群里，领舞的是唯一的男士，小时候，我们称此现象为“介许多大米，夹了一粒洋粳米”，“洋粳米”领舞者也是鸡冠头，底气十足地带领大妈们手舞足蹈的。

我不懂发型，尤其对男士发型没研究。据说，这种鸡冠头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港台明星，还有国外的体育明星，如足球男神贝克汉姆、内马尔等。这种“鸡冠头”相比于男士的“奔头”“板刷头”“飞机头”“三七开”之类的，更

具个性更为张扬，如今的大街小巷、地铁商厦中比比皆是。更有甚者，一些战争题材片中，男主角出场往往也是潮爆眼球的鸡冠头。在经历生死激战后，尽管“满面尘灰烟火色，衣赭蓝绀不遮体”，但看那鸡冠头却丝毫不乱威风依旧；再看其他一些影视剧中，落草山寨为王的大当家、林中狩猎为生的猎户、从事谍战的地下工作者等，也是满屏晒秀鸡冠头。不久前热播的《刀客家族的女人》电视剧中，石泉寨族长余化龙，那怒发冲冠式的鸡冠头，着实亮瞎观众眼球。

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在战乱的年代，特别是在日寇惨无人道“三光”政策的扫荡下，战事紧张民不聊生，剧情中的人哪来的悠闲和情趣，又哪来的发型高手为人们搞出这个鸡冠头的？难道这些影视剧中的人们有穿越术或先知先觉，预测到21世纪的今天，男人会时兴鸡冠头；抑或如今的男士有逆逝的特异功能，回归到那个战争年代仿效而来？

纵观古今中外，男子注重发型彰显个性之美的甚多，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崇尚而已。读过冯骥才的小说《神鞭》，讲述清末民初的天津卫，小贩傻二以祖传一百零八式的“辫子功”，

打败流氓恶霸和日本武士。他那条辫子被看作是最美的而享誉津门，被尊称为“神鞭”。然而加入义和团的傻二，神鞭却敌不过八国联军的枪炮被打断，等医治好再长出又粗壮又油亮的辫子时，进入了民国不准留辫子。为抵御外辱、打倒列强的他，最终剪掉神鞭，苦练成为“神枪”手，参加了北伐军。

还记得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在住家的弄堂里，有位家喻户晓的“黑鸡冠”，因天生的黝黑肤色，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，穿喇叭裤、戴蛤蟆镜、拎四喇叭，觉得还不够前卫，就搞了个当时绝对标新立异的“鸡冠头”，成为阿娘阿爷等长辈口中的小流氓。其实“黑鸡冠”并无横行乡邻斗殴闹事的恶习。邻居绍兴老多说了一句实在话：“黑鸡冠”样子老怪，人倒蛮好的，看我年纪大了，还帮我背米回家的。

想来那是改革开放不久，年轻人向往美好生活、追求美化生活的个性被激发，囿囿地模仿；四十年过去，如今国人眼界大开，纵然时兴鸡冠头，亦非简单地模仿，在“鸡冠”上还衍生千变万化。男士爱秀鸡冠头，女子观赏鸡冠头，堪称一大街景吧。

打败流氓恶霸和日本武士。他那条辫子被看作是最美的而享誉津门，被尊称为“神鞭”。然而加入义和团的傻二，神鞭却敌不过八国联军的枪炮被打断，等医治好再长出又粗壮又油亮的辫子时，进入了民国不准留辫子。为抵御外辱、打倒列强的他，最终剪掉神鞭，苦练成为“神枪”手，参加了北伐军。

还记得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在住家的弄堂里，有位家喻户晓的“黑鸡冠”，因天生的黝黑肤色，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，穿喇叭裤、戴蛤蟆镜、拎四喇叭，觉得还不够前卫，就搞了个当时绝对标新立异的“鸡冠头”，成为阿娘阿爷等长辈口中的小流氓。其实“黑鸡冠”并无横行乡邻斗殴闹事的恶习。邻居绍兴老多说了一句实在话：“黑鸡冠”样子老怪，人倒蛮好的，看我年纪大了，还帮我背米回家的。

想来那是改革开放不久，年轻人向往美好生活、追求美化生活的个性被激发，囿囿地模仿；四十年过去，如今国人眼界大开，纵然时兴鸡冠头，亦非简单地模仿，在“鸡冠”上还衍生千变万化。男士爱秀鸡冠头，女子观赏鸡冠头，堪称一大街景吧。

■民办复兴初级中学 赵芷蕙

雏凤清音



提到上海的建筑，人们想到的肯定是——石库门。

一次春节过后，我随父母一同去了新天地。里面可谓是人山人海，本就不宽的道路还被两旁饭店摆出来的加座占了大部分。我被四周高大的人墙闷得快透不过气来。好不容易摆脱了拥挤的人群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与外边现代华丽的高楼丝毫不同的房子——“石库门”。这里，冷清得几乎没有一个人。

这一排排的房子，给人一种稳重、沉寂的感觉。走入其中，你的心便会不由自主地平静下来。我停在了其中一幢房子前，细细观察了起来：暗灰色的门框与深黑色的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一种肃穆感在心中油然而生，可看看门框上方的浮雕，不如现代欧式风格的华丽，只是简简单单，圆形与波浪形的组合，却是点睛之笔，为这原本的素朴添上了一丝与众不同的气质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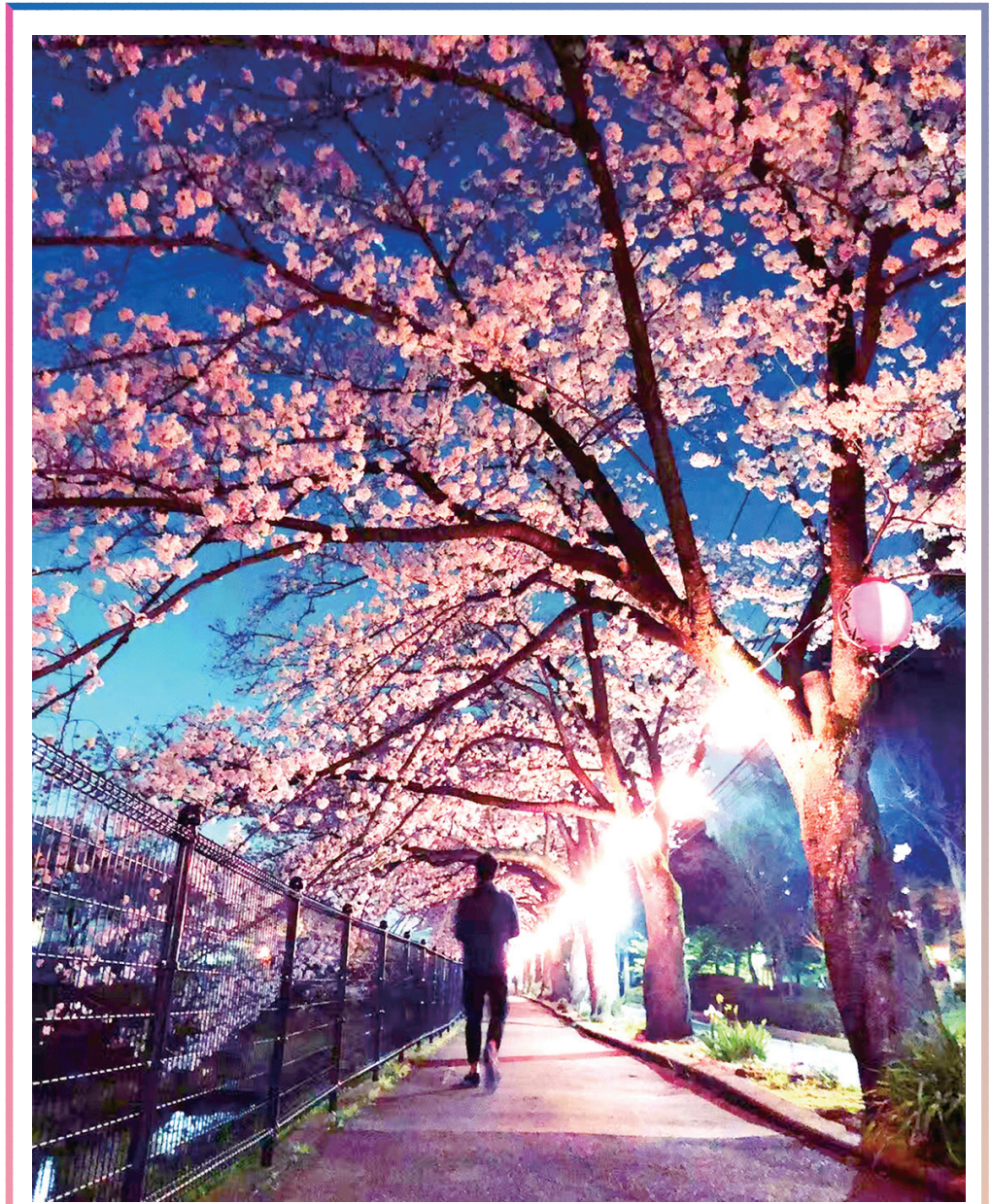
石库门

那种气质，是如今在现代建筑中，人们再也体会不到，感受不到的。

我的目光，突然被这一排排房子深处的一丝微弱的光吸引了。这里难道还有商店吗？走近了发现，这是一家装饰古朴的、充满艺术气息的小店。我边抬腿走了进去，边在店中四处望着，店中摆放着的都是大大小小的“石库门”，有挂件也有模型，但我的视线，却盯在小店角落里的几个画板上。“你好，请问有什么看中的吗？”“那个！”我指了指远处的画板，“可以画石库门是吗？”“嗯对！”店里的姐姐热情地回应道。

在那位姐姐的指导下，我已经在画布上的打好了草稿，就准备上色了，可是我却迟迟没有下笔。“你可以再去仔细地看一看！”姐姐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。“谢谢！”

我走出了小店，便又一次沐浴在肃穆的



北外滩

梦里不知身是客

第506期

摄影 文 徽